



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孟冬初临,我随西安市军休中心艺术团四十多名团员再赴延安。没想到我竟比第一次去还激动,出发的头晚上,几乎兴奋得没怎么睡,像个孩子,眼巴巴盼天亮。

途中,远山近岭已见初霜。此行,我们住在延安八一敬老院。延安八一敬老院,担负着全市老红军、老八路,老复员军人等优抚对象的集中供养工作。目前在册的二百多名老兵,在这里享受免费食宿、照护和医疗保障。这所敬老院,不仅是他们颐养天年的温馨家园,也是弘扬延安精神和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基地。

敬老院综合楼大门前的照壁上,“延安八一敬老院”几个红色大字,格外引人注目。楼前挺拔的银杏树,一树金黄,像一首耀眼、响亮的诗行。枯索的冬天,楼西侧院落的月季,是敬老院里最耀眼的花,花朵丰盈而饱满,散发着迷人的清香。

院里的老红军、老八路、老战士,年龄大多在八十岁以上。王布福是百岁寿星,这位历经枪林弹雨、饱经生死考验的老人,眼睛炯炯有神,脸上洋溢着幸福与自豪的笑容。他穿着一身绿军装,精神矍铄,透着一股老军人的威武与风采。我知道,每位老军人身上,都有一部令人敬仰的人生传奇,他们的战斗故事和传奇经历,如初冬的阳光,落进我们这些后来者的心里,让我们心生敬重与温暖。

刘天佑是曾在八一敬老院居住过的红红军。1933年,她加入了红军。她从事过宣传工作,担任过教员,也做过护理工作。1935年8月,她随红四方面军长征,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,两次穿过草地。后来,因为生病,刘天佑无法继续参加战斗,留在了延安安塞县招安乡。虽然离开了部队,但长征经历中磨砺出的革命精神,成为她一生都在追求和秉持的人生准则。

北京奥运会圣火传递那年,92岁的刘天佑作为陕西省第一棒奥运火炬手,她头戴红军八角帽,胸前挂着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”等纪念奖章,勇敢地完成了圣火传递任务。她说:“传递奥运火炬,也是传递延安革命精神。”

参加过平型关大捷、百团大战等诸多重大战役的老红军康文华,出生于1921年10月。新中国成立后,他一直在原北京军区工作。战争中的炮火严重损伤了他的听力,几乎听不到别人说话。后来,响应国家号召,他带着老伴及4个孩子回到了老家延安。他的旧绿军装上,一直佩戴着他最珍爱的三枚勋章:八一勋章、解放勋章、独立自主勋章。老人胸前的勋章,是他革命人生的见证,也是一生忠诚信仰的见证。

87岁的张洪山,1947年参加革命,

最闪亮的星

陈远英

曾参加过解放战争,也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。老人的牙齿几乎掉光了,但耳聪目明,思路清晰。他在延安牌香烟盒上写的黑板报“夸延安”,字迹工整。有人请他说书,他从不拒绝,打起竹板就来。老人打竹板的手有些颤抖,但声音洪亮,节奏感特强。最后一段说道:“名山名景说了一段又一段,回头咱把革命旧址表一番。毛主席住过凤凰山,周总理曾在枣园把家安,党中央住咱杨家岭,朱总司令王家坪里扎营盘。三五九旅在南海湾,艰苦奋斗,自力更生,开荒种地大生产,开闢的十里稻田赛江南,一曲民歌代代传,代代传。”

84岁的寇军生,是敬老院里比较年轻的,参加过西藏平叛和边境自卫反击战。除了腿脚乏力,身板还算硬朗,是院里合唱队的指挥。他热情爽朗,乐观豁达的性格颇有感染力。那天,艺术团的小伙子们跟老人们一起联欢,他一口气指挥老人们唱了两首歌,还意犹未尽。

我到他房间拉话儿,他拿出饼干硬往我手里塞。与他作别,他执着地翻箱倒柜找出一块石头画,让我带给孩子。我被他宽厚善良的爱心感动不已,致以军礼表示敬重和感谢,连说:“心意我收下了,请您拿上石头画,让我拍张照发给孩子。”这时的寇老,开心得像个孩子。孩子看到照片,回复他:“谢谢老革命爷爷,祝爷爷健康长寿!”他看着,一脸欢喜。

我平时不大喜欢照相,这次,我也和艺术团的队员们一样,争着跟老人们合影留念。他们是我们心里最闪亮的星。

再见,乡雪

程多宝

一直瞒着乡雪,就是担心她知道了,你走不成不说,大家也不得安生。我们心里清楚着呢,你是看着她一点点优秀起来的。乡雪呢,也是出了名的仗义,要是闹毛了,脾气发作起来,枪管顶着脑袋也不一定管用。

“班长,我是不是……太绝情了?”是啊,那可是一段不是恋情的恋情,几年了,岂能说忘就忘?说起来,当真是有缘千里来相会。秦超原来还有些不信,直到眼里有了乡雪,他才相信这是命中注定。当时,乡雪还不叫现在的这个名字。那天,谁会想到呢,他与乡雪一眼就对上了,想想真是有缘。他离家这么远,算是到了天边当兵吧。刚到白山黑水,就见识到满天满地的雪,南方的故乡哪有这么大的雪。当时,乡雪来回在雪地上奔跑撒欢儿,好像在戏弄他这个从南方来的新兵。

你等着,连队不是说要搞“结对子”嘛,到那时,我就选定你了,不服还是咋的?只要我一过手,照样让你服服帖帖。当时,秦超就是这么想的,没想到这样一来,却与乡雪耗上了劲。

“这可不像上次,上次,乡雪闹得不凶么?”老董嘀咕了一句。

秦超不再吭声了。上次,父亲突然病重,连里给了半个月假,他是偷偷乘着夜色离队的。说穿了,还不是为了瞒着乡雪?那时,乡雪有了情绪,拧着横着,坐立不安。没办法,谁让秦超是优秀士兵,又是训练能手,管理上有一套,再说还有那么个眼缘,只有他能降得住她。

还别说,自从秦超与乡雪结对子,每次执行任务都很出色。曾有几个偷渡客,半夜里快要爬过江心了,硬是

让机警的乡雪发现了。别看这个乡雪内向,平时烟不出火不冒的,只要秦超一声命令,冲锋陷阵的她就是一个不要命,她那抓捕的动作疾风闪电,一扑一个准;更重要的是,到了年底评优评奖的时候,秦超本来想与她合个影,顺便把那枚军功章给乡雪挂上。哪知乡雪一点也不领情,头也不抬地躲到一边,莫非也心生了嫉妒?

也就是那次,秦超离队的十几天里,乡雪火气大了,见了谁也不理睬,连长指导员的面子不给不说,还差点儿闹绝食。还是老董有办法,模仿着秦超的声音,一声声地哄,到后来让乡雪睡上秦超的床铺,还把秦超的照片摊在床头,一张张地摆开逗笑着;还特意用手机与远在老家的秦超来个视频聊天……还算好,乡雪总算给了点面子。等到秦超探亲归队那天,听到梦中的脚步忽地近了,乡雪大老远地扑了过去,围在他身边跑前跑后的。

这一回,复员退伍的秦超,真的要离开这乌苏里江南岸的哨所,离开老董和这座铁打的营盘,还有他实在割舍不下的乡雪。

是啊,自打遇见乡雪之后,秦超才真的相信有一种叫缘分的情感,比如与这个一见如故的乡雪。初次相见的那天,还没等老董介绍完呢,只一个眼神,秦超与乡雪就有了灵犀。那时的乡雪只是比他早来那么几天,初来乍到的她特挑食,秦超只好从自己的碗里挑出几块省下的排骨,那份殷勤细心让老董都很感动,说:乡雪快成了你的影子了。

秦超当时那个乐啊,梦里几次搂抱着乡雪入睡。有次,他梦见乡雪尿了床,

学写家书寄长情

孙守云

我今年已经77岁了,是一位军属。回想往事,年轻时,丈夫当兵在外,家里千难万难,自己都不当回事。只有识字无法给丈夫回信这事,当年还真置办其它礼物。

我很小的时候,母亲就去世了,只上到小学二年级,我就不能再念书了。接下来我就开始管理家务,竟然可以把家中的事情料理得非常好,谁看见都夸我。两个弟弟都上学了,姐姐姐夫也经常回家照顾,日子过得还算舒心。因为用不到,我也没大觉得不会写字有多别手。

后来我长大成了家,丈夫在辽宁海城当兵,离家2000多里地,联系全靠靠书信往来。婆婆家十口人有九口人不识字,就丈夫一个识字的,还当兵去了,家里没人会写信。

当兵的丈夫来了两封信,公公都是找人写了回信。第三封信来了,他去找谁写?前两封都找的是大队会计,这次不能让人家再写了。没办法,我对公公说,让我试试吧!我看看看得不少,字多半都还是认识的,就是不会写。我打定主意从我认识的那些字开学。我有决心练会,吃多少苦都没关系。

从那天开始,早晨摸黑起来,我先点上煤油灯,把看过的古书拿过来,把抄写的本子摆好,第一天开始抄50个字。之后我再做早饭,吃完饭到队上干活儿。白天没有时间,到晚上再练字,写两遍,背一遍。那时候岁数小,记性好,学得快,今天抄50个字,明天就抄100个字,一天比一天多,一直往上涨。有一天我又去做饭时,听见婆婆问公公:“那屋干

精短小说

想象,给生活插上翅膀

参加送别的战友,连里昨晚就精挑细选了。一个是他的班长,老董;还有几个兵都是一边流泪一边报名要去送行的。没办法,一到退伍季,营盘里的离愁别绪浓得化不开,大家都想要亲自送战友一程。

这几个人,心事重重、表情凝重,要不是顾着面子,怕是早有人哭开了。

前面的人拖着脚板,跟在后面走了半拉子山梁,秦超还是迈不开步子。爬过这个山坎,只要一转身,这片浸透了他数年汗水的黑土地,以后怕是只有梦回吹角连营啦。一步一回头的,没走几步,兵们又涌上来,一个接一个,满满的熊抱,结实得撞着心窝窝那儿直犯酸。一回头,秦超真想大吼一声,最好喊得这条黑龙的江水,梦里也呛出一河的泪珠……

可是不行啊,得忍着,必须的!喊一嗓子自己倒是痛快,可要是惊扰了睡梦中的乡雪,她一路追赶过来,自己还走得了么?

一伸手,老董抹了把泪,推了推秦超:“好兄弟,你放心不下的,有我……我们呢。狠狠心,分手了就不要再想。这以后,乡雪要是想你了,哪怕她就是哭了闹了,有大伙儿在,也能安抚好她。”

呼啸的山风,过了一波,又过了一波,硬硬的,扎得脸疼。几颗挂不住的泪蛋蛋,快要硬住了。

“分手就分手嘛,朝前看。听人劝,吃顿饭,别等了……”老董又说,之所以

雪落山坡柿儿红

姚晓刚

乡情一缕

温暖乡愁,深情凝望

北京今冬的雪比往年来得早一些。清晨,我打开窗子,寒风扑面。深吸口凉气,沁人心脾。伸手窗外,竟有雪落掌心,零零星星,米粒般的雪,足以让人欣喜不已。

雪,让懒床的孩子也兴奋地爬起来。一家人匆匆吃了早饭,要来一场说走就走的郊游,驾车直奔京城郊外。我们的目标:西山之西,门头沟——战友秋芒家。几乎每年冬季我都要去他们家,为赏雪,也是为他家后山坡那片柿子林。

进入妙峰山,向窗外望去,满山的林子挂满了雪,山里的雪比城里大多了。路边停了一长溜的车,人们在争相拍着照片。走了一个小时的盘山路,我们到了秋芒家。秋芒、秋芒的爹热情地招呼我们。

顺着小溪,我们向山上走去。雪已经停了,阳光照在雪地上格外明亮。孩子蹦蹦跳跳,专往雪厚的地上踩,白白的雪上留下她一串串撒欢的脚印……

山坡上,柿树的叶子已经落得干干净净,树枝弯弯曲曲伸向空中。只有树顶端还有一些柿子,红彤彤如灯笼悬在空中。不知为何,站在门头沟的柿子树下,眼前晃动的尽是儿时家乡的影子……

我的家乡在涇河两河畔的关中塬上,这片土地的坎坎坡坡,农家人的院



雪线之上(中国画)

李兵作

